

春節作為中華傳統文化中最為隆重的節日之一，在承載民族記憶和情感之外，還具有濃厚的歷史文化意義。值此蛇年春節來臨之際，受「一本讀書會」之邀，書法家蘇士澍與歷史文化學者鄭培凱以「中國字、中國心、中國結」之題展開對談，與讀者分享春節典故。二位就春節的來源、春聯的歷史文化意義、書法歷史以及春節文化傳承等話題娓娓道來，並即場寫作「福」字贈予市民朋友留念，共慶蛇年新春佳節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藝

喜迎首個「非遺春節」 蘇士澍×鄭培凱 聊春節典故 品年味濃濃



●書法家蘇士澍與歷史文化學者鄭培凱現場揮毫寫春聯。陳藝攝

隨着2024年12月4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評審，「春節——中國人慶祝傳統新年的社會實踐」被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，春節這一中國人最重要的傳統節日亦正式「申遺成功」。講座伊始，蘇士澍便感嘆道：「2025年的蛇年春節是我們度過的首個非遺春節」，「當今，我們的非遺數目已經達到44個，這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是非常領先的。」

「蛇」有「祥瑞」之意

關於生肖「蛇」，蘇士澍指出，近現代以來人們對於「蛇」都頗有誤解，實際上長久以來，「蛇」在中華文化中都有作為「祥瑞」的傳統，例如民樂中的《金蛇狂舞》是指「節日的歡騰氣氛」。筆走龍蛇之間，漢字更是承載中華民族文化根基的重要載體，他提到「書法是建立在漢字的基礎上，有了漢字才有了書法藝術」，而從認字識字，從書寫到書法，「這個規律不能違背。」

蘇士澍指出，當下時代人們的書寫能力普遍降低，「寫出的字歪七扭八」，一方面由於生產工藝和生活方式的變化，人們「握筆」的時間變短；另一重要原因則是，如今人們「練習書法」往往是抄寫古人或名家的文字，而古人更多在進行詩詞的原



●書法家蘇士澍現場寫「福」字。陳藝攝



●書法家蘇士澍（左）與歷史文化學者鄭培凱對談春節典故。主辦方供圖

創同時將自己的作品以書法形式書寫下來。春節期間人們所張貼的春聯亦是展示書法藝術的重要形式。

至於「貼春聯」的講究，蘇士澍解釋「迎春的對聯便是春聯」，「對聯和詩詞有直接的傳承關係」，「對聯需要上下句相對照、意思相關聯」且要「結構相當、詞性相同、平仄相對」，因此過去的人對於「春聯」本身的認知較深，是因為「懂得創作規律」。他進而以春節時的重要習俗「貼福字」為例，分享了「福」字不同貼法的含義：「福字應該正着貼」，但如果是在「米缸」或置於八仙桌之下的物件，則可以「反着貼」，表示「福到這了」。

「好好過年」體現文化生命力

百節年為首，四季春為先。鄭培凱提出，春節是一個時間節點，「時間是人類認識世界的工具」。他指出「過年文化」的出現和如今穩定的傳承，彰顯了長久以來中國人對自然規律的理解，過年的習俗以及春節的各種文化都體現了中華民族樸素的智慧。「春種夏耕秋收冬藏」這是一個「cycle」（循

環），是一種「時間的節律」。從干支紀年到西元紀年，無論曆表如何變幻，人們借由天氣與季節來錨定自身、指導生產生活的思維方式並沒有改變。

「新年味」建基於傳統文化

他提到兒時在山東家中每逢過年要「臘月二十三祭灶」、「大掃除、包餃子、放鞭炮、守歲」、「做酥鍋」，而這些種種「隆重的習俗」直到他隨父母去台灣生活後依然保留了下來。「中國人不管走到哪裏都要過年」，無疑是「春節」對於中華民族整體情感記憶不可或缺的直觀驗證，更彰顯着中華文化的蓬勃生命力。

然而，隨着城市化、

工業化的深入進行，現代人的生活節奏日益加快，如何過出有意思的「新年味」成為年輕人更為關心的話題。蘇士澍認為，如今年輕人亦可以通過貼春聯、寫大字等簡便的方式為自己創造「年味」，留下新時代不一樣的春節記憶。他還補充道，如今在網絡上只要搜索「春聯」兩個字，人們自然瞬間就能獲得成百上千的搜索結果，但究竟如何品味一幅春聯的好壞？這依然離不開人們對於傳統文化尤其是詩詞的理解。蘇士澍建議年輕人「加強對傳統文化的積累和理解」，方能品評出年俗文化背後更多的韻味。

對於在外工作的年輕人越來越難以像過去時代之人一樣「回家過大年」的現實性問題，鄭培凱給出了自己的看法。他指出春節的由來是建立在至少三千年的農耕文明的基礎之上，因此很多習俗是順應過去的生活方式，難免和如今快節奏的城市文明有不完全協調的地方，但與此同時，他提到「春節團聚的象徵性意義仍然不可磨滅」，他認為「春節」依然是「凝聚民族精神」的重大載體，無論時代環境如何變化，中國人依然「想好好過年」，並且會「創造條件過年」。即便因客觀條件限制，在外工作者無法和親人團聚，中國人也總會有「身在外，而心歸家」的濃厚情感歸依，這亦是「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」凝聚力的重要體現。



●「蘇士澍 × 鄭培凱：中國字、中國心、中國結」講座現場

觀歷代興衰 識人事臧否 ——讀宋志堅《〈資治通鑒〉閱讀筆記》

著名雜文家宋志堅花了近三年時間，讀完了294卷400萬字的《資治通鑒》，爬梳剔抉，分類製卡，選旁涉《漢書》《三國誌》《新五代史》《十國春秋》《會稽典錄》等史籍，以對《資治通鑒》中的人物和事件進行互證、參照、補充和糾偏，寫下了33.5萬字的《〈資治通鑒〉閱讀筆記》（以下簡稱《筆記》）。

司馬光主持編撰《資治通鑒》，目的在於資治資政。宋志堅的《筆記》也是順着這個角度去選題取材、構思謀篇，凸出其要旨：善可為法，惡可為戒。第一編「千古風流」記錄了《資治通鑒》中27位「善可為法」的歷史人物，如帝王劉恒、楊堅、李世民、郭威等，名臣如丙吉、魏徵、宋璟等。這些彪炳史冊的帝王將相，或是勵精圖治，或是從善如流，或是犯言直諫，或是為民請命，或是捨生取法，為讀者提供的是一幅幅精到而清晰的剪影，盡可能在一篇短文裏將某一個問題的來龍去脈、前因後果講得清清楚楚，可資後人借鑒。宋志堅對人物分析自有主見，如《李泌：白衣山人 亂世真相》中質疑司馬光評說李泌「好談神仙誕」，列舉史書中兩例李泌不言「神仙誕」，為之辯白，「覺得司馬光似乎是看走了眼」。

《筆記》第二編「亂世奇葩」，則是擷取《資治通鑒》五胡十六國至五代十國時期21個「惡可為戒」的短命皇帝，如秦二世胡亥、東吳末帝孫皓、前趙隱

帝劉粲、南朝齊東昏侯蕭寶卷等。這些「奇葩皇帝」暴虐、淫亂、驕奢、荒誕不經，其歸宿揆一：多行不義必自斃！《南朝宋廢帝劉子業》一文，宋志堅列舉劉子業「血染皇冠」「人倫道盡」「竹林噩夢」，推斷「劉子業轉瞬之間就成為『廢帝』，由其『多行不義』所致」，雖然他沒列入正統的帝王譜系，《資治通鑒》不稱其為「上」。

如果說《筆記》的第一編和第二編是作者閱讀史料、筆記人事為主，寓論於史，那麼，第三編「如是我見」20篇則是有關《資治通鑒》的雜感隨筆，無論是評品人物，還是考證史實，抑或問題論辯，都是以史帶論，以歷史為載體，注視歷史的起伏曲折，關心歷史人物的成敗悲歡，旨在尋找歷史的真相，也是為今天提供一個可以信賴的參照系。它們堪為文史類雜文的典範。那麼，宋志堅是如何高屋建瓴、言簡意賅地表達「我見」的？這裏不妨擇其一二略析之。

首先是挑戰傳統的史說，發表真知灼見。如《「毛遂自薦」很可疑》，宋志堅依據《資治通鑒·周紀五》有關文字，提出「毛遂自薦」這個典故相當可疑，司馬遷《史記·平原君虞卿列傳》中的記載也有諸多不合理之處，經過一番考證，他得出結論：「我甚至懷疑，『毛遂自薦』的毛遂，是否確有其人？」又如《〈資治通鑒〉中的「二王用事」》，直接推翻了史有定論的「永貞革新」一說。

其次，注重朝代興衰的規律性發見。如《「盛唐亡



●文：沈樓
《資治通鑒》閱讀筆記
作者：宋志堅
出版社：福建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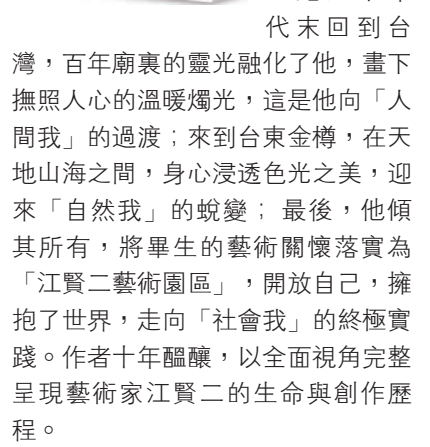
隋」評說》，雖說隋朝二世而亡，唐朝歷時二十世，但都不能突破由治而亂、由盛而衰、由興而亡的歷史怪圈。宋志堅從龐雜的史料中發見，其規律性就是「人治」（「亂世就是人不治的時代」），並列出人治的三個特徵：終身制、世襲制、家長制。再次，臧否人事不以勝敗論。

史載項羽屠咸陽，殺了秦降王子嬰。西漢賈誼《過秦論》評論這個敗者時說：「身死人手，為天下笑」。宋志堅寫下《〈過秦論〉之「過」》一文，提出異議：「子嬰出降，乃是審時度勢的選擇。大廈將傾，獨木難支。他既無回天之力，出降顯然是減少雙方傷亡的明智之舉……可為天下嘆息，卻不可『為天下笑』。賈誼所言，近乎胡言亂語了。」斯言當哉！

縱覽《筆記》，宋志堅使用史料的方式是輕柔自然的，沒有某些學問家的賣弄和僵硬，語言也是簡潔溫暖的，以確切為限但絕非粗陋。讀之每每令人沉浸在歷史之中，總不免有「古時明月今猶在，今月曾經照古人」的感覺，以古鑒今，串聯歷史與現實，其所引發的議論，總是期許着對於今人有所借鑒和啟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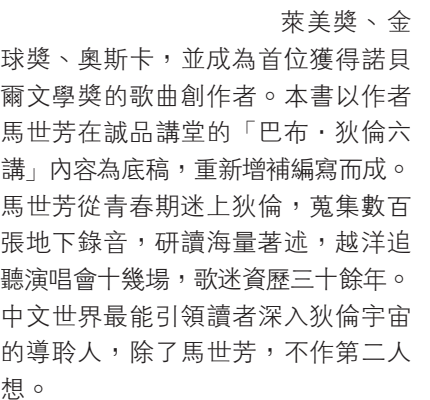
江賢二：以美淨化人心

作者：吳錦勳
出版：天下文化
當代藝術大師江賢二，早年長年封窗作畫，息交絕遊，這是他「孤獨我」的修煉；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回到台灣，百年廟裏的靈光融化了他，畫下撫照人心的溫暖燭光；這是他向「人間我」的過渡；來到台東金樽，在天地山海之間，身心浸透色光之美，迎來「自然我」的蛻變；最後，他傾其所有，將畢生的藝術關懷落實為「江賢二藝術園區」，開放自己，擁抱了世界，走向「社會我」的終極實踐。作者十年醞釀，以全面視角完整呈現藝術家江賢二的生命與創作歷程。



歌之國士：馬世芳的巴布·狄倫六講

作者：馬世芳
出版：新經典文化
巴布·狄倫——歌手生涯超過60年，發行50張專輯，創作逾500首歌曲，總銷量破1億2,500萬張，榮獲11座葛萊美獎、金球獎、奧斯卡，並成為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歌手。本書以作者馬世芳在誠品講座的「巴布·狄倫六講」內容為底稿，重新增補編寫而成。馬世芳從青春期迷上狄倫，蒐集數百張地下錄音，研讀海量著述，越洋追聽演唱會十幾場，歌迷資歷三十餘年。中文世界最能引領讀者深入狄倫宇宙的導聆人，除了馬世芳，不作第二人想。



《封神第二部：戰火西岐》將上映 原畫集揭開電影創意美學神秘面紗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劉蕊）賀歲電影《封神第二部：戰火西岐》正在上映，日前，一場與之緊密相關的活動——《〈封神三部曲〉李雲中造型設計原畫集》新書發布會暨簽售會的舉行，為觀眾提前揭開了這部電影背後的創意美學面紗。

這本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的原畫集，是李雲中深度參與烏爾善導演的《封神三部曲》美工工作室創作的心血結晶。它涵蓋了人物、異獸、圖騰等多個關鍵領域的原畫設計，宛如一座橋樑，連接起了觀眾與電影幕後的神秘創作世界。在電影籌備的早期階段，李雲中便一頭扎進中國傳統文化的海洋，深入參考包括永樂宮壁畫在內的諸多藝術瑰寶，精心繪製出國畫風格的原畫設計，為電影奠定了獨特的美學基調。

該書通過對殷商、西岐等多方勢力主要角色的細緻描繪，將古典文學中的經典形象以現代藝術視角重新詮釋，也是一部集藝術性、文化性和創新性於一體的優秀作品，它以精美的圖稿和詳盡的文字說明，為讀者呈現了一個豐富多彩、生動形象的封神世界。

李雲中在活動現場分享了他的創作理念。他提到，此次原畫設計遵循「三分歷史七分傳統」的原則，既深入研究了商周時期的文物資料，又巧妙融入了中國傳統美術的審美意趣。他強調，每一個角色的設計都經過嚴謹考證，力求在細節上還原歷史，同時又符合現代觀眾的審美需求。例如，姬昌的羊皮襖設計遵循古代諸侯會盟的禮服規制，雷震子的藍色形象則與道

教五行文化緊密相連。李雲中在致辭時還透露了一個令人期待的消息：這本原畫集目前推出的只是第一本，由於還有一些人物和形象尚未在此次畫集中呈現完整，第二本將在《封神三部曲》第三部上映前後與讀者見面。在介紹新書版本特色時，李雲中表示，除了精裝版本，考慮到自己對線裝的喜愛以及國畫宣紙線裝所帶來的獨特藝術韻味，特意推出線裝版本。而精裝書更是別出心裁，根據電影中的東伯侯、西伯侯、南伯侯、北伯侯，以及冀州和殷商等不同陣營，製作了風格各異的副選和獨具特色的小贈品。

